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註疏

外篇駢拇第八

道有內則有外內篇有題目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為題先言外而後及內故曰外篇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駢拇一篇謂凡有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失本然之正也通篇一意

駢連合拇音某足大枝指手左右多生一指指名曰枝指出乎性哉有之而侈多

也於德非人所同得附贅餘肉縣音懸疣音尤癭出乎形哉生于形

後之而侈於性比于初生則為多方多端乎仁義而用之者列

於五藏哉五性感動列于而非道德之正也即駢枝附縣者皆為無用之物喻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過偏也僻偏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大

道觀仁義等于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

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以駢明而離朱是已黃帝時人百步見秋

是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

以多聰而師曠是已音樂師用聰之人則以為是。離朱師

為非知大道之極窈窕冥冥昏昏默默何有聲音何有象是以善體道者返視收聽喪耳忘目斂其聰明于不用而復歸于

樸枝於仁者擢拔音濯德塞性以收名聲謂拔擢德行茅塞使

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不及者難及也法禮法也言使天下同聲附和如笙鼓簧以奉此難及之

法非乎以枝仁為非而會史是已曾參史魚二子忠孝為是駢於辯者

纍瓦滑稽如結繩借屈如竄句點竄古人章句以自證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閒強辯之名而做跬做疲也跬音窺半步行解者譽無用之

言非乎言終其身勞于辨博以此而楊墨朱墨翟是已以駢辨為是故

此皆多駢旁枝猶言餘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呂吉甫曰道在不言則辨非道

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于堅白同異之間做行跬立以喻無用

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正正即易經各正性命之正自然然而然之意今之駢枝于仁義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

正者獨全其所受于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故合者不為駢不以枝為

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音岐不以合為正長者不為有餘不以短為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二牛集十

正則不以短者不為不足不以長為正則不以短為不足

長為有餘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

而不為岐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

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也意音仁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

鶴續鳧者無以異矣且夫駢於拇者決也斷則泣枝於手者齧也音核齒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者枝於數或不足者駢於數其於憂一也有餘不足

便有增減吾心無增減則無餘不足矣今世之仁人駢蒿目心有憂勞不欲瞻視故半閉其目其睫蒙

茸如蒿故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駢決性命之情而饗音叨貪財曰饗

貴富言善惡雖殊其憂一也故意音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何其囂囂也音誥喧雜之意言三代而後憂仁義者之多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

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折

肢體以為禮樂之文响音吁俞仁義响俞顏色以為仁義之貌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猶固然即自然之理正正者常然也响俞者姬撫之義天下有常然常然者常然

常如此即道德也此道能曲能直能圓能方能固能束竟古竟今日囿于其中而不知也曲者不以鉤直

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纏音墨索之兩股者為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誘然皆生生其形也而不知其所以生者常然生之也同焉皆得其性也而

不知其所以得者常然得之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性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不二是一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

也不可虧則不可減矣不可減則不可增矣焉有不減不增不虧而可連續仁義以遊之哉祇足以惑人矣夫小

惑易方不知東西南北大惑易性矜尚仁義變其常性此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招仁義以撓亂也天下也天下莫不犇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

易其性與音余易方不過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

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道易性者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士

則以身殉名是以名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聖人則以身殉

天下是以天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起一殉心便是傷性的根蒂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音策執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

日寒瓊猶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制字者以羊從今投子

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為大道之喻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于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不能強其志也盜跖死利益

不能強其骨也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

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齊伯夷于盜跖非夷可貶也所以哀夷之生殘而性傷也進盜跖于伯夷非跖可褒也所以返已殘之生已損之性

而聖狂同盡也然則讀南華者可不訪仙師道友而求所以全生保性乎哉且夫屬音燭附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臧也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四

牛集十

如俞兒

黃帝時人即易牙能辨淄澠之水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

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

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修行之謂也臧於其德渾然天成而不分而已矣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稱述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不殉外物以喪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聞彼為自聞而已矣

自聞為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得

得外物自得為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適人為巧于得性命之情

自適謂心曠神怡何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禪家狂犬逐塊幻花又生幻果即是這箇彼字儒家默識默成不言而喻即是這箇

自得自適淫者浸淫太過莊老深得太上之道余愧乎道德德而曰愧乎道德者

大道不道大德不德也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仁義即為道德之駢

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淫僻只是太過一偏之

僻也皆莊老之所不敢為也其所為者何在乎返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惟知保全吾性命而已矣安往而不自適也

復圭子曰此章以道德為主宰性命為本體不增不減為面

目仁義為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何也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仁

義之盛乃道德之漓也吾欲屏仁義以還道德故必閉離朱

之目而後人不傷于明矣塞師曠之耳而後人不傷于聰矣

杜曾史之行而後人完其道德在我皆古之制矣蔽楊墨之

口而後人遊于玄同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矣彼正正者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失其性命之情談何容易哉正正即的端也悟真篇云學仙

須要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乃全性保命之術舍金丹而

求長生皆旁門也非正正也安能不失其性命之情哉惟此

正正之道可合而不可為駢可枝而不可為歧可長可短無

不足惡用續無有餘惡用斷行仁義而多憂似與斷鶴脰續

鳧脰者類矣三代以下為削其性而欲去鉤繩規矩為侵其

德而欲去繩約膠漆勢既有所不能為失其常然而欲黜禮

樂棄仁義夫人未必信丹經云人至死日為無常故常然者

長生也即金丹也此物可曲可直可圓可方可固可束此物

可以生人而人不知其生從何來此物人皆可得而人不知

其得于何地故古今不二者一也一卽金丹也純陽也不可  
虧也稍有虧損則非不二矣小惑者人猶可易一方術以指  
其迷而復其性若大惑者終身不解與之語金丹之大道必  
不見信併其常然之性而易之矣安能不失哉真人尊生保  
性忘利忘名忘家忘天下故不失其常然若夫人存一殉之  
之心雖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所殉不同而傷性則同猶之  
讀書與博塞不同而亡羊一也死名死利不同而夷與跖殘  
生傷性一也夫曾史與俞兒以仁義五味爲嘉臧師曠與離  
朱以聲色爲聰明豈知真人自有真臧不在仁義五味而在  
德與性命真聰真明不在聞彼見彼而在自聞自見何也自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六

牛集十  
八十一

聞自見者返聽內視金丹雖自外來乃離宮真陽走入坎宮  
故真人借彼先天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是得我之得而  
非得人之得金丹一得羽翰自生可以朝遊北海暮蒼梧是  
自適其適也視見彼得彼適彼者總之得人之得適人之適  
而不能自得其得自適其適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懼爲  
駢枝附縣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懼與死名死利者同歸于  
盡也君子曰失道德而後有仁義無仁義則必有淫僻莊老  
雖不以道德自居不知仁義與淫僻對旣不敢爲仁義則必  
淫僻矣又不敢爲淫僻必爲仁義矣未有不仁義不淫僻而  
中立者莊老顯然居道德之中而不失其性命之正俯視世

有拘拘以爲仁義者陋亦甚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七

牛集十

王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